

•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

Shi Jie Shi Da Zhen Tan Xiao Shuo

浅滩迷船上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I14
273
:8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浅滩迷船

(上)

[美]里克·博耶

第八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0.5

字数:1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16卷):368.00元

目 录

浅滩迷船·上

奇怪的船	(1)
凶耗	(26)
祸不单行	(29)
“贞妇”与“翔风”	(45)
2319 号信箱	(72)
金凯德太太	(77)
轮锁公司	(93)
天爽鱼肥	(101)
酒店斗殴	(109)
大难不死	(119)
旧案中的疑点	(127)
跃跃欲试	(133)
踏浪寻踪	(136)
“鬼见鬼”	(144)
众叛亲离	(158)
柳暗花明	(162)

浅滩迷船·上

奇怪的船

比灵斯盖特浅滩是一个被海水淹没包围的岛屿，在航海图上，它的颜色介于陆地的颜色与海洋的颜色之间。每天只有当潮水落到最低点时，人们才能看到它湿漉漉地露出水面，但一会儿功夫又沉落在海水深处了。我们所居住的小别墅正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伊斯特姆，从我们别墅径直往前走上两英里半的路就到了科德角湾比灵斯盖特浅滩就在这附近海面上。

在科德角湾，环绕着比灵斯盖特浅滩的这一带水域就叫做比灵斯盖特海峡，它的面积一致从伊斯特姆往北直到韦尔弗利特港的入口处。海峡里生长着丰富的软体动物，那儿简直就是它们的乐园，最多的是一种叫做帘蛤的大海蛤（这东西做杂烩极好吃）和美味的海湾小扇贝（不可把它与它那些大个的同类——海扇贝——混淆起来）。当然，还有许多专吃海星的尖头蟹。既然海星是软体动物的最重要的捕食对象，那么你可以依靠这残酷的推理，得出一个结论——比灵斯盖特海峡里一定是海星少，软体动物多。其实事实的确如此。

在这儿你可以看见，远处满潮的海面上几十条小型的海湾拖网渔船缓缓地驶过，用锚链环拴着的那大拖网被拖在后面的洋底上而掀起哗哗的浪花。每当风向改变，还可以隐隐约约听见，它们的轰鸣声和内燃机如泣如诉的呜呜声。这并不是奇怪之处，比灵斯盖特岛根部的浮漂发出的则是另外一种常能听到的相当熟悉的声音，它警告人们：“不要靠近我……”，每隔 15 秒钟它便呼呼地响一次，一天 24 小时从不间断。

如果在我们的别墅与西布鲁斯特村的中间划了一道线，在线南边的“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号，这条破烂不堪，“船壳成了筛子”的破船就一动不动地停着。这是美国政府有意这样干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条自由轮被拖来并且弄沉，美国政府把它当作海军和空军的靶子。飞机盘旋着时而俯冲，时而射击，用炮和火箭攻击它那陈旧的破败的船体。最终它便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就在一个断崖顶上我们的别墅，就从那儿我们可以任意俯瞰比灵斯盖特海峡。那是一片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矮小的沙丘，以及连绵不断横亘数英里的沼泽草地和水草地，一切是那样的荒凉和悲观。那一望无际的沙洲，随着潮水的慢慢退落，成英里地大片大片地从海水中爬出，让人感觉到凄凉的美感，这些沙洲平坦而荒芜，各种不绝于耳的声响充斥着双耳，眼睛看到的则是光线在变着戏法。以沙洲为生的人们拿着各式各样奇怪的弯叉工具，到这平坦荒芜却铺满海产品的湿沙地上挖掘帘蛤、竹蛏和海湾扇贝。这是他们生活的聚宝盆依靠着这片沙洲，他们可以过着

舒适的生活,吃得好好的,但惟一感到遗憾的是这里缺少那种冰镇的法国的葡萄酒。

但是大部分来这儿的人都是些悠闲的无所事事的海滨游客和度假人,他们不像那些辛苦的掘贝者。他们只是在海滩上纵情作乐,在观赏着他的所谓的怡人风景,他们时而漫步,时而追逐嬉戏。从一英里外望去,活像移动的斑点。高大而粗壮的。行动呆滞迟缓的是大人。孩子则慢腾腾地移动或狂奔一气。有时你会注意到一些很矮的斑点,以惊人的速度移动着,不时的窜向空中。从那隐隐绰绰的吠叫声中你可以判断,原来那是只狗。偶尔,爽朗的笑声或母亲呼唤儿子的呐喊声会从数英里外随风飘来。你还能非常清晰地听见那些极远的闪亮沙滩上慢慢移动的小黑点们所发出的嬉戏和谈笑声,让你感觉到有些残忍,怪异而又阴森。

落潮了,骇浪惊涛的那种拍击海岸的哗啦声随着潮水的退去而消逝,盘旋在头顶的海鸥的尖叫声也格外的刺耳。——因而显得非常寂静。海鸥这时落到沙洲上,晃晃悠悠地移动着,像绅士不时停下来,啄食、争抢,迅速地吞下那海水退潮后裸露出的浅潮坑里匆匆忙忙来来去去比圆蛛大不了多少的小寄居蟹。

在我们这一带海域时常发生一种奇怪的景象,梅尔维尔把它称作“上现蜃景”。其实,这是由于大气中的热力逆转而产生的一种叫做海市蜃楼的光学现象。这种热力逆转影响了空气的层积,而空气层积,如同许多个镜面一样,把物体的光波弯转,这样处于水平浅彼端的物体就像在眼前一样被清楚地看到,那些物体高高地倒立在水平浅上方,并且在不断跳动的气流中闪着一股莫名奇

状的幽灵般的光。

从有着茂密的松林、高耸的山峰、绿绒绒的草坪的康科德来到比斯盖特海峡边的洼甸海滩，这确实算得上是一种假期了——如果说假期是一种调剂。因为这地方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格调及风情，如同夜狼嚎似的发出阵阵惨人的声音，还有那陈旧、破烂不堪的古老船只的残骸，以及那阴森森的荒无人烟凄凉的沙洲，一切都让人留恋，都吸引人们去访古探秘。

我现在养成了一种非常不良的习惯，晚上睡不着觉，早上却起得太早——比正常起床时间要早三个钟头，同事卡·艾布拉姆森认为我的这种情况是由于中年更年期的各种价值变化而引起的，这属于正常的心理变化，不必为此而担心。并且还开了一大堆治疗抑郁症和失眠症的药。而伊娃则分析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十足地道的梦想家，因为渴望让一切事情有个完美的结局而导致了这种怪病，她为了及时治愈我的这种怪病，用一种特别怪异的手法为我治疗：瞧，虽然我得到了这么多的帮助及治疗。可结果却没有一个能够奏效的。

为了治疗我的怪症，我特意申请了一个月的休假，可是三个星期都已过去了，每天夜里仍是三四点钟我仍准时起来，但事实上，我还并没有睡够，就这样我一直醒着，身心异常疲惫烦躁，而头脑却异常清醒，病没有治好，相反现在情况似乎更严重了。

“老头子，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要不就出去散散步。”她有些生气，但这怎么能怨她呢？“好吧，我起床！”这时大约是凌晨5点钟。我走出门，来到那正对科德角湾的小别墅的屋顶晒台上。潮

水已渐渐退去，我望着那广阔无垠的沙洲，黎明前的世界还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像是蒙了层半透明的窗纸。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小黑点在朦胧的夜色里隐约可见，除此之外，我什么也瞧不见。我就坐在那里，把腿翘在栏杆上，望着面前这一大片空旷的沙洲。我仍感睡意浓浓。难道是我终于睡着了，在做着梦吗？可是我明明是醒着的。最近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睡眠了。一个钟头过去了。现在我是该吃片镇静剂，回去睡觉还是喝杯咖啡？把这算作又一次早起。我选择了后者。正当我滤咖啡的时候，伊娃裹着睡衣走了出来。她对咖啡情有独钟。一英里之外就可以用眼看见、用耳听见，她对于这一点非常的敏感。

她紧紧地裹着睡衣，端着杯子，坐到我身边。在幽暗朦胧的光线中，她黑黝黝的，简直同一个黑人妇女一样，这就是让一个白晰意大利妇女呆在海边三个星期所带来的的骇人的结果。

“又是老毛病？”“嗯。”她慢慢地叹了一口气。“你昨天跑了多远？”“七英里。”“你不仅洗了两次蒸气浴，还喝了半瓶葡萄酒，甚至饱餐一顿。为什么仍旧还毫无睡意呢？”“也许跑步会使人提起精神。使人难以入睡。不过关键并不在这。伊娃，我有许多理想抱负，不甘心就这样混日子。”她认真仔细地琢磨着我的话。“那么，你想做什么？”“我不想再继续给人拔牙了，我不想当大卫·亚当斯医生。”“大卫，你的情况好像更糟了。原以为来这儿住一个月情况会有所改变的。你这个样子真让我担心！”“我想你应该是的。我现在也发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是什么？”她盯着我，急切地想找出一线希望。“是平淡无聊的生活。伊娃，正如你

提到的：咱们得到了它。咱们体验过了它。然后咱们做什么呢？你读过约翰·贝里曼的《梦歌》吗？”“约翰·贝里曼是谁？我从没听说过他。”“一个酗酒的诗人，他从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桥上——这桥有 30 多米高——跳了下来，摔在石头上，头破血流脑浆都溅了出来。他的死是他生活中的美好的归宿。他终于在最后快活了一下。这句话就是他《梦歌》一诗中的原话，它说的多么真实啊！朋友，生活是如此无聊，而我们却又得像这实话实说，我的情绪就因为这一切而变得十分消沉。”一阵沉默。“大卫，这就是你的问题吗？”“是的。”“我看，你应该定期去见卡尔·艾布拉姆森。”“没用。我已经向他请教过了，他认为我很正常，无需治疗。可是你瞧，我好像对一切事情都很厌倦，甚至包括睡觉。这一切都太无聊了，伊娃。真得无聊透顶！我告诉你，这个假期算是白过了，我不想再回去拔人家的牙齿！”

她紧紧搂住我的脖子并坐到我的大腿上，“贝齐·凯利也让你感到无聊吗？”“不，当然不。”于是我愉快地想着贝齐·凯利（这不是她的真名字）。这个可怜的女孩天生豁子嘴，豁得那么严重，看上去仿佛是恶犬与霸王龙杂合而成。是的，她既不美丽，更谈不上漂亮甚至很难看。不过在经过我给她做了一次四个钟头刀割、锯锯、凿凿、锥钻的手术之后，她的样子不仅正常了，而且还可以说有了几分姿色。我想，她的面貌，人格甚至整个人生今后都从此发生转变。她的父母拉着我的手，不住地感谢我，并且还不停地流着眼泪。这可不是拔牙啊！如果日后我的墓碑上要刻上些什么事迹的话（我相信我会有一块墓碑——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

的念头),那么就得刻上这件事。

“我的那些病人如果都能够同贝齐·凯利一样,我便快活极了。”“你不快活?”“是啊。我不满意,真是无聊,干什么都没劲。”“喂,你不能半途而废,起先,你丢下了干了两年的内科——”“那是因为当时彼得死了。”“是的,彼得死了。接着你给人拔牙。”“别提这件事了。”“是啊,没劲透了。现在你又搞起口腔手术来,这是一个综合了内科,外科和牙科的行业。你瞧,你干得很出色。这一行的收入也不低,你让一家人过得也蛮不错,唉!和你说话——你看什么呢?”“瞧,那边比灵斯盖特浅滩上有个奇怪的东西。你看见了吗?一个绿点。”“哦,不过我想说,大卫,你快 50 岁了。你已经改过两次行了,不能再改了。特别是现在干得正红火——”“这准是一条船,不会是帐篷或活动房屋。它太小了,不过这是离着两英里呢。”“我建议你读读《过渡论》,上面很详细的介绍了处于你这种年龄段的中年人的心理危机。我想,卡尔可以马上治好你。”“是的,这是一条搁浅在沙子里的船。”“要知道,卡尔一直认为你很有才气——”“可它为什么搁浅呢?也许他们只是想让船体露出水面以便对它进行检查修理——”“他也许会提出建议的,在你和卡尔见过两次面之后。”

我从晒台回到卧室去取我的照相机,我的佳能长镜头照相机就藏在壁橱的一摞脏衣服底下,这样小偷进宅后不容易发现它。我取出放相机的铝盒子,打开,拿出了 500 毫米的佳能长镜头,扛起三角架,返回晒台,并支好相机。这套照相设备平时可以用来照相,现在就是望远镜了。通过镜头,我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那

条靠在比灵斯盖特沙洲的岸边的船。

“你到底去不去卡儿那里？”伊娃问，她丝毫不理会我的这番忙碌，“当然啦。还记得吧？他的诊断室和我的办公室只是隔着两个门。我是常去找他，只是，如果我想占用他一秒钟时间让他出个主意，这个夏洛克就会非常吝啬地从我的身上拿走我们的最后一个铜板。”伊娃坐在椅子上，皱皱眉头说：“你是在嘲弄他吗？”“当然，卡儿挣得很多。可是开支甚少。你可以不信。这家伙现在甚至连房子都没买下一幢。知道吗，他的‘听风宅’建于1957年。你会相信吗？在新英格兰最优秀的一位精神病医生。竟住在破旧不堪的清风公园旁的那所简易房里，人们都这样说精神病医生们是一群地道的疯子。”

潮水早已全部退去，沙洲呈现出它全部的面目。隐隐绰绰的比灵斯盖特仿佛水平线上一小块矮矮的黄褐色补丁。而补丁上的那些小绿点，正是长镜头要对准的物体。可是镜中的图像一直无法稳定。虽然有结实稳定的三角架来固定，但长镜头太重了，为了减小这种晃动，我用盛满沙石的一只袜子挂在长镜头的颈部，以增加它的平衡，果然这样效果好多了。接着才开始调焦距。透过镜孔，我做着必要的调整，那时起时伏的绿点变得清楚了。仿佛这条拖网渔船离我只有几百米，而不是两英里。现在的环境太好了。云层极低，阳光透过云彩，强弱不一，天空显现出一种金属性的镀过锌铅的模样，如同锤子敲打过的锌板或弄皱的锡箔。满天的积云不停地滚向远方，好像一个倒置的海洋。这样的景象往往是天气异常的预兆，也只有在这时，才能见到如此的景致，我

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不过事实却不可否认。你瞧现在那水平线上的平面比平时更近,更清晰。现在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观看那条搁浅的奇怪船。我想它是不小心搁浅了的。难道是它的船长愚蠢的到这一带捕鱼,不知不觉中潮水退了,而动不了窝了?要么就是在退潮时停了机,因此被困在了那儿?可是这两种可能性似乎都很小。天气好极了,何况当地的船长都清楚比灵斯盖特和那使人上当的韦尔弗利特海峡的情况。难道是他没有航海图?

在船上有两个人来回地走着,看起来,他们样子非常平静,丝毫没有有什么不安的举动。当然了,现在也许并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他们乐意,甚至可以顺杰里角和大岛到韦尔弗利特去漫步,这要不了他们一个钟头。又有一个人从甲板上钻出来。并且手里拖着一个十分沉重的东西——仔细看了半天,才发现它原来是个长柄大铁锤。这时,他把铁锤从船边扔到沙滩上,那站在沙滩上的人把它拾起来,用劲地挥动,敲击起船体。显然他们是在修理船身。那低沉的嘭嘭声隔着沙洲顺风传来,很有节奏,就仿佛是远处在敲定音鼓。也许他们是故意把船泊在哪儿,这样也许可以节约些开支,而且不必雇拖拉机来拖船,只需趁涨潮时在沙洲上抛下锚,待潮水一落,船就搁浅了。若只是小修小补,还是自己动手是最合适的——明智且节俭。这恰恰合乎那地道的东北部人的性格。

正当我打算放弃对这项修理工程的关注时,我发现其中一个人爬上甲板进入驾驶室,接着又钻出来,他们在这时手里多了一副望远镜。他站在船首拿望远镜来回扫视。当望远镜扫过我时

我看见了镜片反射光线发出的闪光，因为太阳正好在我背后。他们在做什么？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我立刻站到野餐桌上，缓缓来回不停挥动手臂，表示我看见了他们。也许他们没有看到我——我的位置在太阳光线下，光线比较强烈，不易被发现，就像战斗机一样躲藏在光线较强的位置，预备向下面的敌机发动突袭。

天气更加闷热了，远处波光闪闪的海水面积越来越大这正是潮涨的前奏。晒台上，我和伊娃说着话，喝着咖啡，望着远处沙洲上的那艘可疑的绿地。我担心起来，无论那些人在那儿做什么，他们必须快点儿，因为马上就要涨潮了。现在已过8点钟了。“给海岸警卫队打个电话吧？”伊娃建议，“我想想办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别傻了！从他们那儿看，你比蚊子都小得——”我把沙滩遮凉用的蓝黄相间大伞拿出来，在晒台上支起，又爬上野餐桌，仿佛打旗语似地来回不住地摇动太阳伞。伊娃坐在充当望远镜用的照相机旁，喝着咖啡。“怎么样？那边有反应吗？”“没有，继续摇。”我们的小别墅以纽波特的华美大厦命名叫“碎浪花”。它坐落在一个陡峭的崖顶，是这一带地势最高的别墅。因此，站在房顶晒台的桌子上，我比地平线高出了许多。按理说他们应该能注意到我的信号。20秒钟后，伊娃说船头那个人显然看见了我。“大卫，他在喊另外两个，现在那两个人也爬上甲板来看。继续摇，别停下来。”于是我继续在摇。“他们很慌张。一个人上下挥手。他们也许在争吵，大卫。”我把遮阳伞仍在一旁，一把抢过照相机一看，可是甲板上空空的并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我想报告海岸警卫队，但伊娃认为他们没有理解我们的意思或许正在想办法

给我们回信号,再等一等。我又继续坐等了一会儿,认真观察着那条船,并没有什么出事的迹象。不过,我还是拨通了诺塞特海岸警卫队的电话,告诉他们有一条渔船在比灵斯盖特浅滩的尽南端搁了浅,看上去好像还不是情况很糟。“船坏的严重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他们曾用大锤砸船壳。”“也许是修理。从遇险求救频率上我们没收到任何呼救的信号。”“我也这么想,我只是觉得最好报告一下。”“十分谢谢您,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大卫·亚当斯医生,住在北伊斯特姆。”挂上电话没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可能是谁呢?”伊娃问。我说,“一定是卡尔。我朋友中最不识相的只有他。只有他才会这么大早就给人打电话。”我拿起话筒。“你好,我是卡尔。”“不猜也知是你。”“还好吗,大夫?我忽然想到,应该给你打个电话。仍然失眠吗?”“是的,最近有点糟。卡尔,你希望我回你那儿去?”“不。听着,你绝对没有精神病,也不神经过敏,只不过是……呃……有点误入歧途。”“误入歧途?请你说明白些,好吗?”“我很清楚,在咱们这个年龄层次,人们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的事业,在生活中过分地自我割折,怜悯和怀疑。对自己不满足,对工作不满意,整日耿耿于怀而陷入自我为中心的心境之中并且无法自拔。”“这恰恰符合我的症状。”“大卫,仔细用心听着:只有抛弃一切幻想,一切烦恼,把心思用在一些别的事情上去,相信我。这可是古往今来哲贤们总结出的一句至理名言。相信我,这就是治疗你抑郁症的最佳良药。把心思用在别的事情上吧。”“你也是这些哲贤之一吧?”“谈不上,目前我只是在研究,而这些是我研究的成果和想法之一。听着:要想拯救自己,就

得先把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幻想，彻底抛开，不要整天想着自己的理想以及一切不开心的事！因为你越想使自己幸福，你就越不幸。多花些时间在业余爱好上怎么样？你不是非常爱听音乐吗？朋友，多买一些新的流行磁带。比如布鲁克纳你所喜欢的音乐家。还有埃尔加、和马勒等。”“啊，我懂你的意思了。我要抛开一切、陶醉在音乐的那种欢快或轻松的氛围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忘掉你自己！医生。你并且最好琢磨一下自己的棋艺，那么，你以后再同我对弈时，不至于输得太惨。说实在的，一直赢你真让我窘困的慌。”“甚至照相，你可很在行。再提高一下自己的水平，我想你会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大师。也许还会成为安塞尔·亚当斯第二呢。”“有道理。”“忘掉你自己，到各处去照相，托尔斯泰曾说过再没有比一天到晚为自己犯愁的人不幸的了。再没有比找到一项事业或专于某种活动、摆脱自己而让人心灵平静的人。这句话就在你给我的那本书——”“啊，对。《上帝之国在你心中》。顺便说一句，你该把这本书还给我了。”“你想得倒不错，它贵（归）我了。”“卡尔，别让我老给你纠正口音，行不行？应该‘归’，不是‘贵’。像这样才更像上流阶层的。”“阶层？你竟然在和我谈论什么阶层？我想我最好去对一只企鹅讲讲撒哈拉沙漠里的生活——”“卡尔，你真讨厌。”“朋友，你不也一样，记住，别忘了，坚持吃利眠灵，还有坚持跑步，我知道药物的副作用会使你变得有点情绪不安。而且你一定要每晚与你那个三生有幸娶到的美人伊娃同床共枕。”“谢谢你，卡尔。”一个女人的声音。“伊娃！你在用分几（机）偷听我们的谈话？”“不是分几，卡尔，几次了都是说是分

机!”我又不得不纠正他的发音。“再次谢谢你,卡尔。”伊娃说完,挂上电话。“噢,对了,医生,你还应付我医疗费。”“什么?你只不过让我吃利眠灵。我自己可开不出这样一个‘高明的处方’。”“不,你可以,只不过没有专家鉴定和治疗策略。”“那么,你要多少?”“多少,400块。”“你开玩笑!”“喂,医生,贝弗利的海上童子军需要一条船,我花了二千块买了一条送给他们,所以手头上有点紧。我想你会帮我一下,怎么样?其实,我的钱全花光了。对了,还有件事,吝啬鬼先生,听说你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新买了一条船。七八米长,四个铺位……有辅助引擎……怎么样,我的孩子们可以去参观游览吗?”“算了吧,我可受不起。”“伙计,我是请你百(把)它送来,而不是请你受。我发誓,我会把它怀(还)给你的。喂,你若老这么自私,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二流棋手,所以要给予、照相、吃药,爱伊娃。再见!”他挂上了电话。“这个鬼小子。”“大卫,我想你知道你是他的,许多次,都是卡尔给了你做人的希望。我去拿棋谱。”

早饭过后,我和伊娃驾船出海。离开“浪碎花”时已九点半钟,我又再次看了看那艘奇怪的船。船已经被上涨的潮水包围了。由于船停泊的位置,我刚好看不见船的另一面。旁边两个人在有膝盖那么深的水里走动,检察船的外壳,一会儿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朝天上指了指。这时我听见了引擎的嗡嗡声。通过望远镜,我发现一架机身上刷有一道红色斜线的双引擎飞机正盘旋着小圈倾斜飞行。这是海岸警卫队的飞机。船员们好像异常激动,这么说他们确实需要帮助……不对,他们是在争吵,看来伊娃